

獐

園

繪圖第十目錄

靈祇

紫陽真人

水府神

栴花李王

小姑神

周宣靈王

神記室

點鬼朱衣神

海濱神

水府修文郎

王府基夜行神

宮亭湖使者

乘龍神

章蘇州

鳳陽神

雷神一

雷神二

雷神三

雷神四

雷神五

雷神六

雷神七

雷神八

雷神九

雷神十

雷神十一

雷神十二

雷神十三

雷神十四

花脚神

場中神

周孝子
白馬神官

洞庭君

三王太尉

繪圖第十目錄終

繪園第十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錄

靈祇

紫陽真人

嘉靖年間蘇州葑門外有一軍士相隨鄭和太監出使行至海中央颶風歛起湧浪滔天飄過東洋當復數千里舟傾人溺主將亦亡獨此軍士善泅依附船板撐至一島中適為怒潮推送海岬而蘇既登岬四顧昏慘陰霾蔽天心知非人間世也恍然復進里許乃見島中宮闕臺殿金碧琳琅宮門有六大金字榜曰紫陽真人之麻洞戶置扁梢無聲迹適有婦人于

水邊接浙，年可三十許，青帕抹額，身着淺綠裙，玉垂
輕紅衲襖，軍士端相，乃其亡妹三娘也。見兄相持，而
慟問何為至此。具述覆舟之苦，乃引至其所住處。宮
殿之外，悉是民居，妹婿為府中手力，因追攝人自外
而還，深相勞苦，引入府中，經十餘重門，趨而進，匿身
階所以窺見真人。金冠魏戟，端坐非常，坐絳紗帳中，
威儀嚴峻。左右官吏兵衛數百人，各有執事，務甚疎
雜。中庭設大木架，一人懸于架下，有鐵鈎鈎其背，流
血殷地，逼視之，乃城東何指揮也。西頭跪一婦女，首
戴大銅盤，中燃熾炭，飛焰赫然，驚問妹婿云：是即

指揮之妻也。因私受盜者銀盆之賄，不言于指揮而枉殺之。盜既死，理寃于上帝，故犯斯酷罰，自悔何階。又見旁有朱髮鋸牙兩卒持戟守此二囚，迴眸視軍士，有怒容。軍士震怖急出，不更周覽，便懇求靖三娘苦留不可。壻與俱詣冥官所，乞一小符驗，遂有小舟來。呼共載三娘，又相持而慟，嗚其閉目，慎無妄視。乃別，軍士臥舟中，耳根但聞波濤風雨之聲，忽睡如夢。拂旦起視，却在葑門外楊枝塘上冰陰邊。歸則妻子招魂，葬矣。奔赴何宅，則指揮疽發于背，宿昔困篤。夫人亦病暴頭火丹，臣帥滿堂，計無所出。軍士於靜處細說冥中所見如此。畧及銀盆之由，夫婦惶懼不

不敢隱謨，遵命出其盆，銷之得若干錢，悉捐以作佛
菴，荐亡穰灾，水陸並設，旬日之間，疾並獲愈。迎見一坊間小

說分作二
事，殊未核

水府神

龍陽書生曾壽貴，過洞庭湖，風浪甚猛，同船擾亂，壽
貴獨蒙被而卧，忽夢至一大宮殿，堂上坐者如帝
王之狀，趣召貴入，賜之坐，謂曰：如此風波，少年何敢
冒險而至舟中？莫有黃卷通否？非此人舉舟，葵魚腹
矣。吾是水府之神，汝可言于世人也。既寤，風已定，得
濟，推驗果有黃卷通者，乃其同學諸生，事父廣文，極
孝，故感格至此。卷通後亦登仕版矣。古云：孝通于天。

豈不可信。

棹花李王

常熟致道觀舊有梁朝七檣至今夭矯其西廊李王廟最靈應自采常熟人相傳此觀為李王宮萬曆癸巳年十二月五日觀門火發幾延廊廡居民奔採不及余宗人錢繼發良棟等住在觀之側迤各登樓顧望忽見火內有數十官舫蔽空而下篙師水手幾及百餘並挽天河中水以滅赫焰隱聞風濤之聲隊仗旌旗繚紛照耀而擁黃蓋着白袍立于舟首者驚是棹花李王頃之飛焰頓息止燬觀門而已凌曉並詣廟中委悉詳視則梁上所挂數十小舟水氣淋

涪苔沾荇漬行舟土偶皆泥濕如汗。宛是夜所觀者。
一時士庶老稚並下拜。為家侍御。岱為文以記其事。
李王本長興人。南朝神中所稱長興李烈士者也。

小姑神

尚書劉洪。湖廣安陸衛人。歷官至掌院。歿後。贈秩官。
尚書二十年。前奉使還楚。舟過小姑山下。小孤相傳。
為小姑。即所稱嫁彭郎者也。是日遭暴風怒濤。舟幾。
覆。篙師云。貴遊至此。皆齎酒脯。絃馬獻于夫人。尚書。
曰。為我許之。後當酬願可也。既許。願訖。頃之。風霽。得。
渡。後遂負盟不酬。及歸林下。常見小姑神于夢寐中。
頻來索願。家人有病。卜云是神祟。尚書終不之信。無。

何、小姑神白日見形、責尚書食議、尚書題詩兩句拒
之云、寄語小姑休妄想、老夫從此不行船、姑笑而謂
曰、我出一對與汝能對則不復索矣、尚書曰、何對姑
曰、十八歲女子經行、流紅、益朝及尚書名也、尚書亦
茫然無以應之、姑遂持詩而去、從此絕跡、明年歲朝、
尚書出赴鄰翁社飲、其路迂遠、而賀節之士、女喧鬧
于市、相隨一小蒼頭、忽告尚書曰、某家對岸、即是何
不乘此小船濟之、甚便、尚書遂從、船終登、立足未定、
而船覆矣、小蒼頭插未下、得不死、按謝靈運江北賦、
有宮亭雙媛之句、即指大小二姑神也。

周宣靈王

周宣靈王不知何代人，或云爲五顯靈官部下，而蒼
寺中常以爲伽藍神。在徽州休寧縣，靈異甚著。今
蘇州閭門內宝林寺像，亦有祠焉。袞冕巍然，疑即寺
中昔時伽藍香火也。萬曆辛丑年間，殿宇圯，新祈請
輜輳寺僧跋者，占籤如響，曰：坐獲二三十鏤，乞香水
者不能于途，遂奪二郎廟之感。其時余偶客休寧，訊
之民間，曰：神被克而去矣。更訊其本末，具言曰：有一
愚少年，暮夜與鄰婦通好，伺夫出，輒隱入其家。一夕
夫自外歸，兩人歡狎之際，聞扣門聲甚急，時月色如
水，少年與其婦枕中設計，先拔婦頭上銀簪，啣之于
口，被髮持衣，伺夫入門，忽覺身從窓中躍出，口喃：

作靈語其夫驚異、跡之所居側近有周宣靈王廟、見此少年突入廟中、忽失所在、遂詣其婦、曰、去來恍惚、疑神降于家、此身如在夢境中也、夫遂信以為然、竟夜不寐、黎明入廟細視、神像死然、銀簪在髻、為由是婦禍于神、謀欲移居他所、蓋此少年夜入廟中、直取銀簪、挿於神帽、美相煽惑、而神為無賴所究、昭雪無地、不能復安其位矣、明日神到蘇州、夜半見形於寶林寺中、召僧語曰、吾周宣靈王也、帝命福此一方可、昔鄉里重新廟貌、言訖、歔然而滅、又明日奇僧宣教百姓安工、助役、遂大事之、爾後休年人家占驗、祭禱寂然無應矣、至丁未歲、少年奸盜始敗露、里人無

不註神之究神亦復遷休卒寶林香火怡感六年遂
歇

神記室

閩門外有一人能書少年因病許身府城隍廟中為
記室常時呼喚夜而入旦而出自言為神繕寫劄刺
神亦常出與經過神舟逢迎報接此人隨行趨走惟
恐其後還家使用憊若睡者幾日矣面目之間覺有
靛色前定錄載韓晉公之吏兼屬陰司主三品以上
食料以今驗之其事不妄

點鬼朱衣神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亂吳中鄉民有中于鋒刃而

死者有不得入城而死者西昌門外釣橋度生橋兩
處暴骨露屍互相枕藉然腰纏之中所藏金銀珠玉
甚多人莫敢近惟張老復陽者常于靜夜徧搜而得
之頓獲無數守至夜半暮見有傳呼語言漸近乃是
官吏十數人一來衣餘俱皂綠袍紫而至列炬數行
火皆青色張老懼遂臥于死人中聽其按摭簿書稱
點死者名姓其屍一一起應點畢踏仆如故獨不及
呼張老名姓俄而又徧閱之聞至張老曰此老漢非
是提而出焉遂過之後猶聞其于前途推驗未已張
老大驚便挾重貨倉皇走歸家從此富今子孫為西
昌敗繒兒尚在乃知人死即為冥司所錄矣

海濱神

山東登萊之間濱海處有書生某博綜經史家貧無館留意尋求一日行于郭外路逢戴蓆帽着黃衣長鬚使者持金二餅為贄曰國王遣吏邀公為世子作師方欲詣門耳言訖送金立強其去書生亦昏然無拒不覺與使者俱馳至海岸身如塵中行也頃之舟在岬側矣既登舟令書生閉目熟寢耳中但聞風濤之聲逡巡就泊一島上奔頭見宮殿高敞羽衛森嚴黃衣引立于門外主人是王者黃屋古纛冕旒袞衣庭中列戟樹幢傳呼開中門延書生入降階迎接登堂賜坐既再拜王聲折而謝命其子出拜執弟子之

相符、

水府修文郎

吳人張太僕鼎思、由館省左遷、以行太僕分署滌陽
時州學秀才七人、時、呈聽課、就正焉、是年萬曆辛
卯、南都復當鄉試、七人者同來詣別、七月廿一日、太
僕使人送至浦口、給一小官哨以行、既至其地、中有
少年生姓省者、故有若子孫也、肘後若有人掣之者、
忽心動、託言其婦就館、勒馬使回、內浦狀區秀才怒止之不
得、輒聽其去、明日六人主僕共船渡江、有賣雞人求
寄載于船尾、發江口、總二三里、遇暴風、船覆、此六人
皆溺死、而所隨之僕、并賣雞人、並為破木所載、漂流

至燕子磯頭，獲燈，呼無恙。明晨，歐秀才忽形見，還家。經日，向其弟求紙筆，立遺命曰：我為水府，遠去，即補修文郎。缺，忙是許，以暫歸家，分家業。以後守職，不污米矣。教嫁女，金姐于姻家。痘，匿什物一二筆之于紙。分撥常稔之田若干畝，以養其母。由是齊家，哀慟者，其已死。設祭于堂，秀才教，啟不食。曰：安能使我下咽乎？問水府何往，門來曰：自有道路，宮室如人間也。達暮，將別語，便哽塞。曰：同袍相待久矣，奄然出門而去。咸見人馬擁之，漸近而沒。其夜，奴歸，出問，殮矣。妻女哭赴水濱，招魂葬之。

常州吳生恭政公孫也。髫年美風度，議婚未諧。一日
毘陵城上，徒行晚歸，偶與一女同路。或前或後，相
傍相偎。女郎年稍長于吳生，姿容妖媚，韻度綽約，真
靈人也。有四女奴從焉，皆妍冶上色，預貯之間，輒通
眉語。問郎君居止何處，生喜不自勝，曰：「敝居咫尺，肯
迂駕乎？」女郎微笑，生乘暝色，遽前擁之而歸，匿于密
室，不令人知。是夕置酒對飲，偕極款狎，遂燃滅燭，叙
歡，弱骨豐肌，曲盡于飛之態。生既未近女色，女郎又
宛然處子，誓心抗儻，永結綢繆。如是纏綿者，決旬矣。
空中時起縹芳風，發越曲女郎畫則作女真妝，束常服。
淡靚不加新采，晚則花鈿滿髻，濃艷照人。左右見者

無不蕩魂于時春色漸酣名花爛發女郎謂吳生曰
東望吳山越水靈氣蔚然吾將往觀生即駕二船從
女郎出游兩月之間虎丘茶磨六橋三竺諸勝地無
不探爲綺羅園逸路人驚異謂是神仙之遊也臨發
抗城令生多買好粉胭脂不計其數久之乃返棹蘭
陵吳生一日窺其小粒墜中見有碧玉徑尺許問何
用女郎曰卿自諦觀何問我爲檢之幸足乃有錫摹
玉帝二字填金所書生頗錯愕戲之曰夫人能執此
朝玉京天帝耶女郎曰卿何了若是以生年未及
冠每易而狎之又一日出其所秘藏簿籍示生則吳
族某貴人新雋魁者姓名裒然其上矣暇則私向生

禮引榻東向，而延書生坐，稱為先生，坐定，復傳呼張
筵西院，行酒畢，遂捲珠簾，命奏樂，絲竹鏗亂，曲調新
奇，須臾下食，見書生筵上不舉箸，顧左右別取人間
食與先生食之，至，備極珍豐，謂書生曰：吾是海濱之
神，歲時享祀，此牲牢酒食，與人間都無所異，幸先生
勿疑，書生然後敢食，獨辭不能飲耳，明日乃開館于
別室，其子風儀秀朗，可十四五歲，而姿甚敏，書史未
見者，一經指示，無不淹通，宛若夙解，由是一月之間，
治經書略過，皆卒業焉，暇則教之學書，落筆便佳，不
煩程督，書生曰：子今業就，吾可以歸矣，王懇留不從，
因勅擇日置酒送先生，歸，書生于席上從容問曰：某

一生積壽可得預階之乎王召冥官至命取東堂簿籍來檢之謂書生曰先生極有壽餘不足問也既而訝書生不飲又命取西堂簿籍按之見書生姓名下一酒字甚小于是遂判大酒字厚贈金帛仍遣黃衣送之還家謂曰此金帛是陽世所用非陰道物也既出黃衣駕舟偕行復令閉目如初書生在舟中如醉如睡明日起視見身臥其家庭樹下婦疑是鬼集衆閉門交唾其面書生具述本末且驚且喜蓋已招魂成服設靈儀于堂將二年矣所得金帛一如人間而書生自此酒量漸寬酣飲以樂餘生因知酒為人祿相傳不虛尔此事與庚巳編所載鎮江胥教授事頗

說天上事及諸神仙變幻，又教以房中玄素之術，生
由此精神倍常，知其審神人也。然歡洽既久，兩情如
膠，女郎既不甚藏，吳生亦略無疑懼。家人憂郎君
為邪所魅，陰遣道士結壇誦咒，驅之寂々無驗。最後
得某法師，持劍擊之，而中女奴左臂女郎大呼詬
罵，與生悵，嗚咽，挈四女奴白晝凌空而逝，疾如風
雨，所傷之臂脫墮階前，視之乃土偶臂也。無何家人
于城北一古廟中，忽見九子魔母，粧塑姿容絕麗，旁
有四侍者，一折其臂，容貌依舊，宛如前選。吳生竟無
恙，所延法師不疾而殂矣。案會昌解頤及河東記載
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出脂粉錢百萬，別給魔

母神堂忽遇善画者從劉南來一夕而成光明燦爛
觀察擇日設齋大陳伎樂復遇黑叟荷鋤而至直上
魔母堂舉鋤以劖其面壁乃頽擗掌笑曰恨画工之
罔上也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為驗耳遂自葦莽間
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眼不甚奢艷態媚人
光華動衆頃刻到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
所画神母果不及耳攜手而行二人俱化為白鶴冲
天而去由此驗之魔母信是神仙麗質吳郎所遇不
誣矣玉堂閒話亦載南中僧院有九子母像裝塑甚
奇行者少年夜入其堂寢宿有一美婦人引同狎處
與此事今古相符

王府墓夜行神

蘇城周二家住城西善誦少年場中人也夜從平橋東親故家會飲周以赴家路遠里鼓動即求去總出門經張王府墓行可拾餘步遙聞呵殿之声甚急頃之見列炬燭天鹵簿隊伏導引極威填隘路歧周疑官寮夜過乃映身頽墻以自匿見乘車者貴人絳衣金轡威儀侔于王者車傍有數十騎御相訝云此中安得生人氣急勅搜捕得周二周二恐訊其觸忤之罪命騎以土擲面推倒在地而去。後漸遠周二徐徐起行既至家門已閉矣呼其婦聞連聲數百不應心甚疑怖不覺聳身踰垣而入竟身如飄風了無所礙其婦尚篝灯夜績周二前詔曾莫瞻顧因立灯下

極力大呼曰某自外至即又不聞幼女在傍亦帶之
應周私自怪曰豈吾已入夜臺耶不然其夢乎泣然
流淚復踰垣而出還詣張王府墓上求覓其屍若有
人引之至屍處見身如暝橫于道上死矣百計排入
合為一體乃復重蘇疑坐良久忽聞鼓下二聲將絕
遂擡起仍詣平橋東親故家款門席尚未散倫話歷
歷衆共愕然使三四人持燈護歸既入門問婦云何
不應婦曰向坐灯下緝繡以待卿還後忽聞鬼啼聲
急惧而就枕不虞卿之游魂也相與悲喜如隔世人
明日引鏡自照土痕猶被面焉周二慨餘生之難得

遂茹長齋終身不復夜行矣此張王府墓佛周廢址
宜多鬼物如周生所見乘車官人得非士誠死後為
神耶蔡文源與周二善見其自說

宮亭湖使者

九江湖口縣郭門外有旅舍安泊往來商賈。夕有
兩皂衣投宿腰揜騾鞵形軀短黑文書箱祇結束死
然店人知是伍伯邏撒之流送歇樓中酒食湯沐具
備隔壁有估客宿焉夜半估客挑上竟陰風凜颯但
聞殘漏檐瓦之聲心生疑異潛起穴壁以窺見有同
伴伺立持牙敲擊樓窓竊呼彼云此時尚熟睡耶兩

皂衣巫徒被中着衣起應曰來矣來矣吹別筭中殘
火對鏡掃髮束細帶帽復將行李一：裝裹呀然推
開棧棧聳出意外反身滅火踉蹌而行估客一：觀
視分明駭汗如雨腹不及交旦起語于店人環視擔
肩周遭皆融碎矣云是宮亭湖神部下所遣使翁

乘龍神

某州王氏女既嫁而見疑于夫歸諸母不能自明其
州有主君捨身崖因往投崖而墮母長號送之已而
夫入于床微聞牀上呻吟聲揭帟視之則所墮之婦
也訊之曰覺初墮下時有數百朱衣神粒飾雄偉乘
龍而至携兒于龍背冥冥來此恍惚不知所自也奔
家驚異遂為夫婦歡好如初

韋蘇州

唐韋應物為吾蘇名刺史死遂為神廟在蘇州府學中郡縣以春秋祭真士人多往宿其廟乞夢有常熟人屈夢龍少隨父秀才寄居于學之西廡每夜見韋公着大冠絳袍車騎人馬旗幟繖蓋並從韓公祠前大椿樹上冉冉騰空而去比還廟亦從此樹下來升降出入赫奕輝煌或初更或昧爽同居措大無不見之見者亦無他休咎癸丑八月十一夜夢龍于方秀才席上說

鳳陽神

鳳陽編戶周家時稱巨室止生一鬼一夕為赤面長神攜之馬上而去或云是炳靈公行經空中赤子無

知而觸忤之耳後其家懸賞募覓空中復墜小兒于鄰鬼土炕上抱還乞賞。

雷神一

姑蘇昌門外皮生橋下三十年前有沿河民家夜為雷火所擊覆其炊釜于地明晨啟釜以視北上有梅花一枝是白土所画恍然踈影橫斜之致生態逼真觀者如堵經月餘其跡漸滅。

雷神二

隆慶六年四月三十日暴雨震電天雨冰雹類大石于蘇城遠近數十里填街塞路如積玉屑而葑門外

藏冰之室、啟視皆空、莫測其故也。是日府東飲馬橋頭官井中、忽見清泉、變為綠酒。居民爭來汲飲、醉相枕藉于地。糟漿之氣、逆人鼻而張。芝麻家、泥樽滿堂。開之、中無一滴在矣。其年石首不登于市、為無冰也。乃知雷神無所不極、其幻哉。里人許士龍見而述焉。

雷神三

江陵縣秣陵鎮有胡駝子家、畝田為業。同區王豪四有素強暴、時為村正、數覓胡事、無風起浪、百計侵凌。胡憾恨既深、謀欲火其室。盧以洩積忿、是夜月色如霜、胡不謀、諸婦持火潛往。豪四家在鎮西、相去十餘里路。既至、匿身牆側、以伺。忽聞堂中有木魚聲、燈火

未減訊之隣家云、豪四妻坐蓐方召婆羅門誦經、胡
惻然改意、自念吾仇其夫何忍殺其子、母且延燒良
善人家是大不祥也、遂棄火而逃、行至中途倦甚、遇
大石橋就地假寐、片時夢中為霹靂一聲驚醒、恍覺
有金甲神推而起之、見形歎滅、視其背已槌然矣、時
天清雲淨、明月印溪、胡亦莫曉所謂、然心知上天所
默祐也、行至家呼其門閉、聞門婦幾不識其夫、胡曰、我
故胡駝子也、足乏矣、索茗飲、坐定具言其婦故曰、君
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何、明日王豪四來、胡
出見與之金四鐸、王視其背、直異之、固訊再三、方吐
實、亟還金叩頭謝過曰、某負公矣、某負公矣、但拙妻

夜產一女異日閨中夢蘭請以女嫁公之子已而胡
婦果生男兩家遂結為婚姻往來不絕此萬曆近年
事也與元至正間泰興馬馱村民司大李慶四年田
事頗相類

雷神四

萬曆年間西洞底翠峰寺比丘維心初構精廬三楹
窮極華美四壁新塗白堊方念得畫師好手繪之中
夜霹靂一聲雷神下來為馮山川樹木人物屋宇無
不具備明晨起視燦然光明宛是四幅梅道人水墨
因神已不見矣雲氣滿簾空翠如掃旬日之間士女
駭觀皆言所画之神吳下名流嘖嘖歎羨莫能繼色

雷神五

廣東人家風雨晦冥之中一雷神落地不得去赤髮
犂犂狀如獸頭似獼猴角肉起青手執綠玉斧詔其
家急延正一道士來誦清淨經出我須臾誦畢騰空
而去或云此上帝之使名雷鬼也按李肇國史補云
雷州有雷神至秋伏蟄其形似人掘取可食非即其
物也耶考之唐時晉陽江南宣州潤州皆有雷神墜
地蓋不獨嶺南雷電之鄉而已我太祖嘗作默坐
適前殿雷擊恍惚見殿角有人長三尺青膚而翅狀
肖猴兩目睜三有光向帝稽首騰空而去乃下詔
曰五雷著迹于殿底其減膳自省此則唐人之說

非謬

雷神六

江陰卞氏雖居村落，突舊族也。萬曆初年間，家有內舍三楹，一日過風雨，雷電掖之而去，不知所向。僅存遺礎而已。塲中矚參十餘石，亦被捲盡。門前大槐樹，數畝，是百物也。悉摧仆于地。雷神斧其枝條，長短粗細，悉成棍棒，十枝為束，相次累于牆下。雖工于斫薪者，莫能尚焉。其家由此漸落。

雷神七

虎丘周翰者，賣天池茶為人溫雅。己酉年五月中，遇一敲竹卜者，過其家云：君六月一日慎勿出門，當有大厄。非禳所免，志之。志之。周記其言，是日有鄰里互

訟于縣，衆挈相看，解不入城。午後忽過姻家沈某，携酒盪游虎丘，強拉同登仰蘇樓。三爵之後，兩人倚欄眺望，霹靂一聲，煙火滿屋。周沈並震死于地矣。後沈採魁病數日復甦，周便不救。其家迎神召將，有判隱，恚有判淫，報然人知其誘少年淫于虎丘，閉神廟中，不知其隱事也。先年間，楚中一僧募緣補寺，積貯施金五百，忽破戒受髮，還俗娶妻，出營商販，絕不以檀波為念。偶舟經虎丘，與周邂逅，甚歡，留連累日。僧云：吾有囊中裝欲收蘇州芽茶，往京貨賣，如何？周云：茶利甚倍，某當効力。但今歲已暮，非其時矣。屈指來春。

清明歡倏忽兩三月事耳。僧意欲于買茶之外別市
吳中紗羅珍玩見周誠信可託遂傾貲付周任其幹
辦完畢約春盡北行過吳門旦至暮發矣周遂書五
百之契畀之此僧別去無何病于途中不得達家以
死一夕游魂叩門號哭而歸其婦大驚相與哀慟僧
坐林前言語如平生因出懷中契書置林褥下謂婦
曰吾已死矣五百金付託蘇州虎丘山前周家汝于
褥下檢契書收訖急往取之言畢忽然不見其婦取
火揭褥果得契書閱視其中年月姓氏里籍悉有條
貫紙墨宛然心知僧為鬼矣明日便設祭成喪連夜

買舟南下與其兄共行因蹤跡僧所病宛覈不得便
馳往蘇州訪虎丘周家初周見契無辭問知僧已死
矣歎息久之忽懷惡念便不肯認復聽其婦所述免
歸益以為誕妄竟據其契無還妻孥勸解薄助資斧
發遣其婦大慟而去然則神巫之語所謂隱隱非耶
彼卜者談言微中抑何神驗若此乎同擊死者沈某
住下新橋家頗殷富無他大惡第此人平居喜淫童
女有海虞某公子風撒聲播外天謹似不誣矣

雷神八

萬曆庚寅五月余避仇江北之海陵借城外民家因
林肆業堂後壘石為山名藏山堂之西偏與書舍
僅隔兩垣有老奴孫枝宿其中一夕雷發駭空電光

統室簷宇震蕩煙氣淋漓余大恐蒙被而臥謂奴必
擊死矣明日起視奴故亡恙惟堂屋頂上裂穿二三
尺許圓如井形堂壁大柱之中皆為雷神鑿空洞然
到底週遭瑩淨類斧斤削成者而其外漆墜如故但
瘴氣甚腥耳奴云火來急不及整臥具伏地窺窺閃
爍之際見有天將六人朱鬢龍身兩目如鏡手各櫻
一大蟒蛇累之從屋頂井中次第騰空而上驗之果
之果有蜿蜒之跡為堂前植西府海棠一株大可蔭
三四席地春月開時游人如蟻州境之內諺為名花
此樹又與堂西偏隔一垣矣被雷神斧其下枝神索
頭葉欄中餘無所損竟不測何意也

雷神九

萬曆近年間，雷擊蘇城大僚家，墜子旗竿，自頂劈下，直貫至底。若錮開之者，其家後亦無他。

雷神十

萬曆二十年前，有西昌輕薄少年兩人，挾二吳姬，泛舟越采溪，上避暑追涼酒，既酣，詣龍媒柳靡所不至，忽聞雷聲殷之，舟師諫曰：雷真有神，不可出穢言，以黷其聽。兩少年且笑且詈曰：雷安得神乎？是何足懼耶！略不介意，笑樂如故。忽霹靂一聲，從水中起，舟楫震搖，將此二人并二姬髻髮各一解，散相對而結，窘困良久，舟師代為哀祈，乃始釋放，還復分開，仍卷舟。

中衣帽衫裙樽罍器物咸入于湖了無遺者惟舟師
之物不動及晚震天震稍能起相傾神如癡矣時余
讀書虎丘山中客采傳說

雷神十一

萬曆丁酉冬余移家種花池上夜留雲間友人采孝
廉憇澄宿華池館中兩人大醉至夜半袒衣而寢垂
曉方寤左右報云五更雷震外傳擊去北寺塔頂余
兩人不信急推窓看之童然矣相輪至重亦已無存

雷神十二

萬曆中雷擊蘇城人家堂柱斷其下半截拔去却移
磚石一撞承之宛若甃成不曉所謂

雷神十三

萬曆辛丑九月，時蘇城四人往虞山，拂水巖進香。左君返棹齊門，其封門一人見岍上有鬚鬚人招之。餒者固不肯留飲，強登岍，其三人促席舟中飲，醉霹靂一聲，二人震死，一人怖死復活。其舟師夫婦將脫帆，咸見空中有雷神，赤面虬鬚，朱衣皂帽，左手持文簿，右手操筆一枝，自帆檣蜿蜒而下，直入舟中。閔中央人非是，但提前後二人跪于岍側，擊之。雷神復騰空而去。明日，此二家收其屍骸，並任巫，妙觀前召天將下叩云：一人是宿業，其前世同伴八人，海洋中共劫客商五百金，謀害商命。此人復將七人謀害于海。

獨掠其金，故獲斯譴。一人是現報，其家與大姓後門對。大姓家暴殄粥飯于門外，此人收拾日飼其欄中猪。將米餼飯粒作踐狼藉，為天神所窺，蓄怒久矣。故獲斯譴。兩人髀肉間並有青紫處，十數類杖痕。斯雷神之所為也。

雷神十四

萬曆癸丑七月初八夜，雷擊蘇城齊門內新安二店人死一人，死于火。居民見火光中有朱髮踞牙金甲神，捋其髮于火中。一人從樓窓中跳下河濱，居民見火光中有白鬚巨目赤面金甲神，自河中捋其髮起，復入火肢體並折頭面，傷腐觀者盈路，莫不震驚。初

二店人皆少年，淫事移居其地，開蠟燭行，遠近如赴。吳俗奉佛事，神廟中齋醮恒湏此燭，其店臨水，皆琵琶女兒船棲泊處也。店人每召此曹入樓中，晝夜荒淫無度，買燭者至，即用穢手檢與，了不為異，宜其震死陰誅鬼責，豈虛也哉。

花脚神

常熟春應陽大河者，姓希，言稱為妙夫。嘉靖戊午，入質太季，携家口赴南都，已達燕子磯，怪風暴興，波浪山湧，鄰舟後先淪沒。秦忍師命分盡心至，祈天忽空中有神，舞一花脚下，來踏定其舟，脚長可數丈，如錢雲雷之文，惟不親身首，既得免濟，徐而沒。

場中神

嘉靖辛酉常熟秦太學應陽赴奉南都其年有浙江貢生湛某充于場屋寒栖京師秦與傾蓋交歡挈同邸舍迨及考試之期周旋倍悉湛行裝至薄徒御惟一老奴衆以其老獨留守主人舍是日負壁酣眠不求飲食比暮二子相次而出見老奴睡方醒精神猶癡連声歎息曰休矣今科郎君又無成名分矣湛怒其言不祥詬之老奴曰某竟曰場中郎君所執之筆不啻失管於地乎拾起置案上者某也何遺忘之甚大異私語於秦委有拾管之異因適問所見欲驗其真先叩者兩人號房安在具對某處某號歷歷不差問更何所見乎曰場中所見無非鬼神但至公堂在

袍被髮而坐者，貌類真武，明遠樓綠袍，按籍而坐者，貌類梓潼，其下亦面大刀，而馳馬巡行，往來衝突者，貌類閔侯，如此尚多，不全記也。又說日西鼓動，忽內院傳呼紛鬧，發出三色小旗，插於號房簷角，繹絡如織，獨黃旗一面，斜頭某人居其下，餘舉子悉派紅旗，其不中式者皆青旗矣。驚問者，兩人房插何旗，曰：看來都是青旗下人也。秦港聞言，意色甚惡，口雖詆其荒唐，咸謂可怪。未幾放榜，喧傳解頭姓名，果與所說相符，而二子並落羽，東歸矣。方知場中見者，老奴所飛之魂也。未詳內簾復何神，主張之尔。秦後謁選官。

北京兵馬指揮莫測湛終

周孝子

常熟周孝子廟棟宇嚴邃香火之感甲子一邑庙有
井居民請香水煎湯藥病者多愈凡子為父母請者
尤驗後和紫蘇莖葉同煎汲逆無虛日矣歲以九月
廿一為神上壽潔牲獻爵插花加冠陳設之儀備極
華整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春官日詣庙禱
解其夜公宿舟中夢神金幘綵袍降于庭恍若畫所
見者吟一睽詩贈云至尊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
晚風覺而異之不曉其義明年丙戌擢進士策值放
館主司命禁花間當為題公得一東韻即以夢中句

續成判云結有神助由是入館時憲宗登極所奉
萬貴妃用事方構間桂宮幾易上意公因事納諷益
出神所授矣後歷第三朝位至春官尚書張應遴說

白馬神官

祝繼志者山陰天樂都人儀容端潔面白皙光采可
鑒登嘉靖癸丑進士自比部郎出僉江西按察事領
道南昌其年進萬壽表歸中途道病歎血七日不食
結跏而坐忽起謂夫人曰病不可為矣然吾將有所
之差勝此地耳夫人驚問其故倪首不荅因請之應
曰非久當自知也時行李已憩于館驛某所一日家
中老奴某者聞天樂隱隱自西南來殺響漸近恍惚

之際見一白馬神官自空中下突入其堂馬高于牀
戶上檻鮮鞍之高六幾及之神官面向端坐呼奴令
跪謂曰南昌缺城隍上帝召爾主性性補爾急勸之西
行奴如教入告繼志便取衣冠帶公服與繼志着奔
家震駭訝奴為狂繼志不着冠帶公服却令夫人具
朝衣冠服之又命傾床頭新醞三爵設香案以迎神
官夫人不許神官大怒便喚奴出勅手力縛之于底
賜二十杖鎖械甚酷楚不可忍號呼突入卧内夫人
強與繼志粗束出于堂上與神官酌酢賓主之禮一
如人間少頃則羣僚與騎從畢集庭下矢觀者可數
百人嗔咽馳道上奴乃操弓發矢向外射者三衆稍

稍引避，繼志與神官共酒畢，執笏而立。忽天漲黑暴，
雨如注，震雷驚電，撼蕩蒼宇。繼志已坐而逝矣。旅櫬
停泊其地，凡浹旬日，見櫬中時出香煙如縷，俄而貴
香滿室。茵席几席皆生氤氳，及櫬入舟中，又十餘日
乃歇。奴被杖者昏臥經旬，精神猶癡，視其臂與兩手，
並有青黑處，身上縛痕尚存。天池山人徐渭親見其
西賓諸君，豎史秀才傳說甚悉，記其事焉。

洞庭君

萬曆丙申，常熟縣東鄉徐政肅，因隨父官湖廣湘陰，
縣貳障司巡檢舟停瓜步，有漁人網一金色鯉魚，可
長三尺，鱗甲煥然，鬚鬣橙刺，數以目聽人語言。政肅

異而買之篋中藏有小銀牌一枚戲取以自題姓名

效之

小池口其夕夢有黃袍神自說是清源趙真君謂政

肅曰鄉有放龍子之事陰功昭著洞庭君為請于上

帝異日當為湖中水神矣政肅驚寤汗洽心色俱壞

密不以告人遂奉其父之官湘陰歲餘其父以公事

入武昌城政肅相從而行旅宿鸚鵡洲逸一夕又夢

有緋衣神自說是洞庭君授與珠紅漆杖一根政肅

再拜受之神遂去瞥若風雨復驚悟如初乃具白二

夢于其父回帆直濟洞庭踪跡洞庭君底既至則唐

人柳毅秀才也賫酒脯紙馬獻于庑陳請情事言辭

哀苦望見神像威儀甚嚴悅與後夢相符不覺踈然

如有所覩及出廟門十餘步矣道多垂楊掩映徘徊
之際委有殊紅漆杖一根遺棄州間歎曰神所貺也
敢不敬承便命左右拾杖登舟心謂可怪莫測何等
惟將此杖供于官舍旦夕焚香參禮而已自尔政肅
以幽憂感疾積漸沈綿至戊戌秋九月十五日捩床
而坐陡覺精神恍惚狂惑失度謂其家人曰洞庭君
來迎我矣君言適有海運之事曹務繁冗須我佐理
玉清宮詔勅已下不可復反如何如何已又曰門外
緹騎可有百餘旌旗隊仗羅列于庭而赤鬚小吏甚
多家人驚起咸無見者已又曰楊四將軍與焦公晏
公擐金甲乘白馬來也便呼更衣命取其杖題三十

二字于上，辭如古語，茲不曲載，自爾遂不復言。至二十日黃昏奄然而逝，家人悉聞騎從之聲，望空漸滅。相傳云：近年有鄉人過洞庭，往一過之，其兄政芳親叙斯異，希言嘗聞魚腹之龍，能听明珠以報人恩，寃哉徐君，獨懼矢醜，斯又何理乎。

三王太尉

長洲縣荻橋王氏，故宋朝王太尉子孫，其先多為神，別開一港，賜名神涇，然為神者多不壽，厥後相與壅塞此港，靈聖都絕，而族無夭折之患矣。至今村落皆立王太尉廟，又傳有萬六太尉，百十五太尉，並是扈從思陵南渡，而徙家于斯者。聞孫中有癸卯舉人王

購程、嘗為希言說之云、先世宅舍在荻區、有製極宏、
敞高麗、甲于吳下、層廊曲榭、連亘相通、其旁田疇、阡
陌亦至廣、宗族盡比素封、後以歲澇、積逋、子孫家漸
旁落、謀畫斥其堂、皇丙舍、以輸官逋、正德中、婁江有
某侍御者、持數百金、至賤售之、凡宅所有、悉入于券、
立命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料理_之次、忽見二
丈夫、身甚長、一雲冠羽衣、一絳袍金幘、容貌魁岸、目
光射人、自堂之前、軒而降、厲聲謂侍御曰、吾子孫、雖
貧、產業不可強而取也、言絕、便出門去、家人咸見此
二丈夫、舟、從野田中行、與煙霧俱滅、侍御了無所
怪、既卸屋、裝入鉅舟、明日路出陽城湖、正當秋霖、遂

巡晦暝疾風暴雨吹砂揚塵所裝數十艘一潰散
木石磚瓦漂蕩無存咸知是三太尉神靈所為侍御
狼狽殊常望空拜謝少頃風濤頓息所失不計其數
矣

繪園第十一目錄

靈祇

龍神一

龍神二

龍神三

龍神四

都城隍廟神

郡城隍廟神一

郡城隍廟神二

郡城隍廟神三

郡城隍廟神四

閔漢壽一

閔漢壽二

閔漢壽三

閔漢壽四

閔漢壽五

天帝一

天帝二

天帝三

天妃娘二

三官神

廣利王

張惡子

朝嶽神

財神

神兵

唐勝祠

牽牛織女

二十八宿

死後為神

杏樹神

金碧山神

張睢陽

青龍白虎神

水母娘

赤沙塘岸神

東嶽判官

繪園第十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謨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鉞

靈祇

龍神一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為業其婦容姿
絕美娶近兩年忽有一白皙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
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誘狎遺以酒食
金繒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
戴胡帽髯奴款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
前呵聲奚婦閉戶窺于簾隙間擁衛導引甚盛其官
人著金冠衣朱袞巨目虬鬚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

人皆介金附鞬，則少年與焉。婦大怖，恐明白。少年復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狀貌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世官也，是寰澤龍王。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某亦以此淹留，與鄉諧露水之歡耳。然慎勿語于外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合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真也。忍小奚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見其携手入幃，半身悉是蛇鱗，遂驚訝，拾磚擊之，空過無礙。少年化為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牖而出，跡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西畔人家，連夜望見尊經閣。」

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颶風驟起，舟舡覆溺，死及七八十人。年是送南倉橋褚氏殯而歸者，其他處沉沒不計數。考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年為蛇之精矣。里人陳黎親說甚詳。

龍神二

萬曆庚子，永平城南有龍王廟，甚靈。日漸就圯，土人告于官，謀鼎新之。官以公儲匱乏為辭，土人云：第求府君俞其議耳。龍神自能取山木至也。官怒其欺罔，以而去之。民祀既淫，神妖亦作。其年永平大疫，咸謂此神為祟。郡邑上葺廟之議于觀察使，竟與判允。旬日間，忽有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交作，土人喧傳。

今日龍王伐木也。蓋其地與虜中接壤，若甌脫之間，極多大亦皆廣可數圍，年深歲久，斧斤之所不及者，一夕為陰兵數百伐取殆盡。平明悉仆于地矣。土人入山見所遺神斧四柄，其柯木黑如鐵色，長可四尺許，斧鋒利若新淬，燦然奪目。面有錫篆文字，以此審非人間物也。每斧須數十人肩之，還解于官，乃知土人之言不妄矣。又不旬日，水暴漲，大木蔽江而下，積亘數里，首尾不斷，浮至廟前而止。悉中國未有之材，以數千計。於是鳩工建廡，規制宏敞，十倍舊觀。吳與人姚侍御思仁與黃州牧說。

張光州外孫陸二郎，任蘇州包衙前街口，揭衣踐溺，忽見雲端有騎，蓋數百人，護一黃袍金冠者在空中，行旗幟，戈甲人馬紛闐，與都御史威儀無異。某甲不覺踣地，悶絕，竟遂攝赴府城隍廟中矣。其夜，瑛城隍歸，詰責之，然後放還。復魁具述所見，乃是震澤龍王行函，城隍與高不虞觸犯國簿，幾不免于髡刑。明旦暴雨如注，三日乃止，聞于高承先。

龍神四

福州古田縣有龍母祠，祈禱最靈。相傳龍女為美少年，與居民某氏女交，有娠，以明年某月日夜半雷電中生一子，天明失其所在，至更餘復來就乳，如是歲。

餘母謂其子曰、吾見終不令、吾見而取子曰、恐見之
不利于母、曰、寧見兒而死、于願足矣、遂約定某日
午時到家、母感粒而候之、至期、風雨晦冥、飛沙折木、
白龍垂首而下、窺于檐、母啟戶見之、立怖死、乃厚葬
其母、近村半里有石壁數尺、龍穴其中成洞、居民因
建祠塑像龕帳中焉、水旱必禱、靡不貯響、後歲旱、稍
弗應、衆相與舁母像于庭、鞭其背、忽有雲起、洞陰俄
而青風怪雨、震雷驚電、卷起空廬、樹木數百家、揭其
鞭像者于空、列拜許、舁新母祠、方止、此龍母與吳中
繆氏女事髣髴相符、其斯為四靈之長歟、司農員外
郎長泰陳訐謨說、

都城隍神

北京都城隍神者。天下城隍皆其所屬。神所居嚴肅殿。宇巍峩。羽衛環列。一如王者威儀。人莫敢輕犯焉。隆慶五年間。杭州某衣冠官于燕邸。有一子方少年。未踰弱冠。已舉秀才。為入質順天國學。聰慧殊凡。過目成誦。父母並珍惜之。乃與京中一同季。假其西山內莊居作館。延浙東高材生為師。家人馳送供給。絡繹往來。莊居有池館。枕西山之勝。朝煙夕嵐。明滅息臆。隣民居七八家。隔溪相望。中見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姿容絕麗。常衣淺紅衫子。白練裙。備出妖冶之態。煽惑少年。神蕩魂興。清不復以經史為意。笑思之成病。不

善飲食師訊其故具以情告焉其師狡妄人也貴成其奸不虞陰譴乃謂少年曰子具酒牢我為撰章奏焚于都城隍神座前藉神之力助子成就嘉姻少年具如所教乃與師潛自入城禱于神焚章奏畢食頃廟有坐者降于庭獨言曰君家事已下文祿司梓潼帝君查考君乃萬曆二年甲戌科狀元壽當九十師亦同榜進士也今欲私通室女不善莫大焉至有穢言瀆于神聽已減折其祿美即十九歲夭矣師與淫謀教人不善蔑禮義之訓播淫佚之風立命抽腸剝之言訖如醉而寤少年與師大恐急還山中明夜少年夢金甲神來命左右取鉗鎚執斤釜鑿其頂骨叱

而語曰：汝是萬曆二年甲戌狀頭，今為不善，天帝已
祭，無錫秀才孫繼臯，有夜拒淫奔之事，其父又行善，
即以是科狀頭，改賜之矣。汝二人死期將至，何為尚
滯于此？可速還家，猶及與父母相見也。少年驚覺，悖
汗如冰，急還家，白于父母，乃言為先生所誘如此。衣
冠大怒，詬責其師，亦慚愧無地，已腹痛三日矣。又
三日，師下瘞死。少年亦中夜心痛暴亡。其明年，穆
宗皇帝升遐，今上龍飛，改元萬曆，越明年殿試，果
孫侍郎作狀頭矣。然則國家曆數已先定于冥中，
異哉！人奈何不為善也。吳興靜山老人胡君親吳其
事。

郡隍神一

蘇州崑山塘上有一野廟，其中並小泥神萬曆辛亥冬，府學秀才某任閭門，因赴督學歲考而還，舟經野廟，長年登岸，買酒，秀才亦起開行，甫入廟門，就地溺焉，訝曰：何為？盡是小菩薩，不見有大菩薩也。吳人稱神道通為菩薩，言畢而出，便下船，抵暮到家，身覺為風寒所侵入室，遂臥中，夜病熱甚，恍惚之際，見騎蓋繽紛，隊仗無數，羅立于庭中，官吏伍伯，樂人侍者，凡數十隊，並長尺許，頃之擁至林前，乃是畫于塘上野廟中所見者也。秀才問汝等何為至此，羣起而對曰：廟中缺少大菩薩，迎公往赴任耳，便舁登車，秀才與其妻訣別。

我失言以侮鬼神自悔何及卿可速具酒半飯馬遣人往崑山塘上某鎮相近一野廟中誠懇祈禳或得放婦則一助也言訖死矣明日昧爽時秀才復甦語其妻曰與卿作別衆便掖之出房投一襟新衣為某粒束冠帶甚整聽卿哭声漸遠乃知身已死矣在車中者竟也行可二里許見棹楔立道傍似府城隍廟前細視威灵顯赫四金字是真此時鼓吹不作呵声寂然某便強欲下車入廟參謁衆固不從某大怒欲笞之不獲已強下于地令某獨立約云謁過便出慎無妄言諸鬼羣趨于廟場東南以伺既入仰視郡隍神衣冠昂然極大殿上方于燭下判案手不停筆兩

旁侍立官吏皆人也。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某跪
且拜。神畧不為禮。使問汝何官職。應曰。秀才也。神遽
叱退。命吏褫其衣冠。責曰。秀才尚是布衣。安得借濫
名器。一至此乎。某泣而告曰。因赴李臺試而返。路經
昆山塘上野廟。戲言衆神之小。其夜蒙騎衆相迎。顛
垂被。神變色。猶未之信。某告曰。現在廟門外。神勅令
下出擒。遂巡鈴下。還報曰。果有之。驚潰而散去矣。神
謂吏曰。查是何鬼物。魁人即遣甲士持符往取。某便
乞放還。神曰。須留與彼對簿。某又擊額數四。神索文
籍。來查陽。莫見一官。跪唱曰。未盡。因令左右送出。既
出望家而奔。疾如電逝。附魂屍中。然後得活。舉家聞

言驚喜交集及暮而祈禳之使偕巫祝數人還報曰
五更初廟中火起塘上居民競見火光中有鬼兵數
百持官將之髮而去百年香火一朝蕩然

郡隍神二

萬曆壬子年蘇城有一秀才某家甚貧其妻子常多
病詣肆卜問輒云城隍部下傷官為祟頻索酒肉不
絕如此經年至割青衿入質庫中備禱請之費復病
如初又卜仍說此鬼求食秀才怒乃為文以告郡隍
神焚于炉中還家少頃見鬼物馮其婢而揚言曰冤
哉冤哉某所求者幾何輒以蹟于神聽今被笞掠無
數革我皂隸押付幽都永無超脫日矣言訖號泣而

去已漸無聲。妻子從汝病。痊康豫如故。

郡隍神三

杭州府城隍相傳是國初周新。至今靈異。廟在吳山之顛。海寧陳太常與鄧長兒祖臯為縣諸生。萬曆乙巳冬。祖臯之妻母死。夫婦同往海鹽塘西。經紀喪事。遣奴在硤石鎮治祭。忽遇滿指揮捕鹽鎮河為販人格殺。去家既遠。不知根本。時掌衛印者指揮采成文也。夙怨太常。輒構祖臯于津要。曲致其罪。聞者冤之。當獄未定時。成文與同里諸生沈瑞徵厚善。采家貧薄。不善詞章。沈貲巨萬。兼工刀札。兩人深相要結。指天約誓。若共計得陳氏財物。彼此擘分。無有欺負。為

盟既已，便令瑞徵往說太常。太常謝曰：陶朱公以千金死，長男遺恨青史，吾貧故無金，即有之，亦不信。莊生言也。君其休矣。瑞徵援引再三，終莫能動。絕然辭去，潛求于臥內，往來者尼媪女，平以達意。太常夫人，夫人謂能出其子于獄，諾之千金。先從所親家轉貸，得銀六百緡，付子客。夜投沈氏，丁寧寄託。太常都不聞也。比瑞徵得金，竟違前約，悉入私橐，密其事，不告成文。因而周旋，疎闊成文，意甚怪之。揚言欲出文書，辭氣增厲。子客告急于瑞徵，瑞徵謝不出。見子客勢且窮迫，乃走白于成文。具陳曲折，成文大驚，隨偕而往，相與面質。有無瑞徵計，亡無^所出。左支右梧，而漸沮。

色變矣。于是牽衣跪庭下，遍申舊盟。周章荒亂，語澀不流。成文出門，歎曰：吾乃為豎儒所賣，遂棄津要之怒，偽通辭款。祖臯大辟，由此鍛成不數旬，而瑞徵疽生于腹，痛苦負床，叫號宛轉。白晝見冥卒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自度不起。適會狂僧挂瓢着笠，繫膏藥纍于曲竹杖頭，入里門大呼曰：賣仙人奪命膏。繞街數迴，索直甚昂。舉家異之，捐錢數貫。狂僧取錢留藥，便以藥帖傳瘡口，應手潰爛，洞出腸胃，遂絕。走跡狂僧不知所向矣。又不數旬，而成文亦暴卒于家。目中彷彿見太常衣冠入門，連喚對事守之而去。初太常嬰難，恠毒晝夜呼天，晨起則着囚服蒲伏往。

訴于郡城隍廟中為文祈死，訟冤泉下，未幾果下世。徵等後先有此報，凡與獄者相續淪亡，無幾年間殂落殆盡。所知金三枝傳說。

郡隍神四

蘇州府城隍廟前湯秀才重昂，年未三十，急于科名。萬曆三十年間，朝謁廟，為文以告于神，求減算早薦。鄉書，触忤戚灵，其眷便卒。若天奪之魂然矣。

閔漢壽一

萬曆初，職方員外郎某，掌山海關軍。一夕夢漢壽閔神降于其庭，召而語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抵關，載牛頭七軀，必痛禁之，不可納也。職方敬諾，驚而寤。及

明即嚴飭軍士儀仗守關。戒毋得妄入商人車輛。令
下畢日漸向午。果見有人推七乘車直抵關下。窺之
皆牛頭。與夢中神語符焉。於是守衛益密。固不容納。
垂晚始推迴。車子曰。此竅不受。合載至西邊人喫也。
塵埃一起。已失所在。其年報西國中犯牛頭瘡死者
十七。而薊鎮燕都畿輔之間。民獲無患。乃知關神所
默助焉。相傳山海關門上有壯繆侯祠。英靈夙著。東
北賴為干城。不虛矣。

關漢壽二紀先封公道事

上祖府君少好節俠。性豪宕。不能下人。遂遭註誤。謫
田遠左。客今寧遠。伯李公家。寧遠堂父事府君。又師

事之甚恭。遼陽有閔漢壽祠在缺嶺城外最多灵异
香火繁盛。府君時往祭禱焉。其年嘉靖己酉。先世
父武選公赴順天鄉試。先君時為缺嶺諸生。一日五
更時。扶侍府君入廟謁神。父子各携一燈。既至。有庙
祝趨出。迎拜。府君曰。賀喜賀喜。適來夢中蒙神降灵
宣教。敕某速起。云。錢封公至矣。携兩燈來。告其有一
燈。息一燈也。府君謝之。遂奔燈滅其一。率先君瞻礼
而出。先是府君兩目俱盲。且十八年。往矣。是早從神
廟。嘯道經庙前。大石橋。月色中。忽有聲從空而下。如
霹靂然。目開如故。心以為祥。無何捷報踵至矣。其冬
世父鄉荐。後復從都下。返缺嶺。衛將扶府君南還。府
君與世父先君父子三人同行。至山海關口。夜宿主

人翁孫氏孫老儒也留飲甚洽談笑之間府君從容
嘆曰莫非命也吾嚮者夢神人贈詩有千里馳驅蘇
武節百年功業子陵鉤之句今方十八年乃得生還
何謂非先兆哉孫起而對曰某聞蘇子卿十九年在
匈奴未開十八年也府君愕然不悅是時有司假牒
以歸府君雜家隸中莫得脫身于閑而部使者主閑
政見府君美髯下垂過腹笑謂世父曰此而翁也莫
相誑來春先輩聯提僕請折閑門柳絲贈行矣禁弗
出府君府君遂還舍于孫氏父子兄弟三人相持慟
哭而別蓋明年庚戌世父果擢進士策而部使者始

愧讖餞府君行矣往邊計十九年果符神人夢授之
語而百一登戍一登壯繆降靈若券授焉後世父為
駕部郎始上書白府君冤有 詔洗寃府君遂脫戍
籍封如子官享年八十有七

閔漢壽三

萬曆辛卯歲余因隨止叔廉察公補官都門凡數月
乃得山東武德道缺剋期將發余亦鬱々思歸夢魂
恍惚時宮詹李士陳公于陞春官尚書于公慎行並
廉察叔雁行於余有朝士之賞咸思提挈止余不行
余心佩之然歸志決矣擬明年再覓良便入京不欲
負二公愧々出都之日先詣前門外東觀世音廟中
乞籤得四句云鑿石方成火淘沙始見金青雲終有

路只恐不堅心其籤訣一小帖子下刻此詩上方即
畫鑿石陶沙之象及有書生乘馬在雲中行者余拜
而出因復詣西漢壽亭侯廟乞籤又得四句云佛說
淘沙始見金只緣君子不牢心榮華總得詩書妙
裏工夫仔細尋余誦畢不覺驚駭汗浹如雨自歎下
界愚蒙以何因緣一時獲靈異于大士閔神叮嚀告
戒其言相符若券投然也是歲余歸而遭母艱尋染
大病幾死壯心如灰形容困悴二十餘年不復作長
安夢矣慚負古佛明神以雲路相期徒為天地間一
廢人耳然雖無榮華享有虛譽未必不本于詩書力

也。因漫記其事于此。

閔漢壽四

南濠利濟寺有閔漢壽像，舊為本寺伽藍寺僧設齋，嘗為人所盜食。因移像供于香積厨下，請神監齋。後以為常，忘歸舊處。一夕僧聞闢戶聲，連呼不應，乃止。明日起視，則像自行至外殿，承于故位矣。僧云：凡兩度移之，皆然。遂不敢動。時歲在丁未。

閔漢壽五

海寧太常少卿陳與郊，隆慶庚午冬，以御薦計偕入都門。夜泊山東臨清城下，見听側有閔漢壽祠。太常素崇敬，此神遂入廟拜謁。乞夢，默祈功名之事。是夜

夢至一處驚曰何地有紫衣宮監出謂曰此天子殿前天子且至矣頃之聞呵殿之聲甚肅屏立以窺忽見殿上旌旗日月衣裳錦繡羽衛數百人引一垂髫小兒衣赭黃龍袞正南面而坐俄而有人持衣冠加于太常之身太常回顧已身與省中諸郎並立居近御前遂蒙召對甚稱旨上命前紫衣宮監押出硃紅箱子十隻每隻以黃繡袱覆其上內有供奉才官傳宣特旨命陳與郊分賜大小臣工等太常即叩頭謝恩而出既出所舁十箱安置一大公解中太常竊啟視之乃每箱中有大統曆一千本計十箱則萬本也驚而覓不知何等明年身未下第至萬曆改元癸酉

冬北上傳聞 今上方十有一歲果叶垂髻之夢而
大統萬本曆日非國號乎已預定于三年前矣太常
心計此行必成進士無疑已復組舟臨清閱漢壽祠
像遂再入祠乞夢是夜又夢入一府署視堂上官人
猶未出衙惟兩傍官屬典吏環立左右竊視其案上
文書乃是甲戌科題名錄也見新榜進士姓名歷歷
可數寓目殆遍而已名不與焉惶遽不勝以叩典吏
典吏曰君必進士然未也在後丁丑科矣太常叩頭
祈請曰某有訟獄為怨家所誣若今科不第即青衫
不復保矣藉公之力入白主司與某改注今科終身
戴德何時敢忘典吏許諾入有問而出曰今科名籍

已定難可改移、且待丁丑、與翰林官去做也、太常曰、某布衣耳、擢一榜尾進士足矣、安得作木天貴人乎、更煩轉讀鈞聽、典史不得已、又為入白如初、出而語曰、念君如此、已為改換、今科訖、但合授翰林、假秩未必真也、既竟、秘不輒言、果以甲戌春領南宮第二人、是科執政之子不獲雋、竟格館試不行、而太常調選司理、以治行高、推擇為工科給事、已轉至吏科、都諫秩滿、拜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方悟昔年之夢、話于同官、歎曰、功名之數已定、于冥之中、久矣、豈可強而求哉、遂上疏乞骸骨、歸、既還、武林閉門著述、優游西湖之上者、又二十年、最後以郎君被誣、

枉繫于獄、鬱鬱不樂、而卒誣訟之言于斯、驗矣、門下
客金三枝說之

天帝一

北寺前小玉、容甚俊、弱冠未娶、為鄰舍某乙之婦、所
批、婦亦輕蕩、密訂期于北寺塔中、反鑰其戶、白晝裸
而淫焉、未幾乙死、小玉因媒說合娶婦為妻、遂兼有
其私蓄、廣開驢磨、積粟累金、首尾十三年、家驟致富、
與婦生一子一女矣、暑月之夜、兩人露坐、細涼、私相
謂曰、吾與卿塔下之歡、恍惚如昨、久欲延羽流設一
醮事、以洗宿孽、恨不得閒暇了却、夙願耳、婦曰、既有
此願、何不了之、遂謀擇日、修齋結壇、設醮三十六分、

請道士奏章上于天帝懺除罪過詞意誠懇其日當
午道士焚香再拜伏壇下奄然如逝良久方起喘息
流汗勅諸道士曰速收拾醮場雷神至矣衆莫能違
因測其故蓋道士游神詣三天門外見天帝震怒此
事追訊十三年前直日功曹為誰何時不舉謫罰俾
其漏網亟命雷神下擊此夫婦而道士亦被訶責無
地矣是日天色晴明忽有雷声殷々自北而至頃之
漸迅電光駭空見二雷神從屋而下手梓兩人髻髮
當頂貫結相對跪于塔前霹靂一聲擊斃于地朱書
其背跡甚分明自此家計蕭條子女皆流蕩焉蔡文
源親見其事

天帝二

延令周岱嘉靖庚戌進士官比部員外郎為人豪舉不拘細行解組歸家于揚州茱萸灣下為園亭池館日載酒游其中聲妓滿前壺觴羅列客至飲讌留連盡歡而罷岱體甚肥腹垂至膝每當暑月琢水精為腰帶日三易之猶云不堪自為文以告上帝乞速化果以是年卒

天帝三

平湖張大中為嶺南左方伯萬曆辛卯九月棘闈事竣將奏計闕下挈家口同還(江)湖路出贛州都御史錫山秦燿張之絲蘿留讌南贛署中所携妾媵二

十四人封鎖水西驛內其夜浮雲方散明月漸升忽見半空中有繡笠錦衫藍帶一人執黃傘下來厲声呼云某奉天帝命來召張布政去遂留其傘于庭復騰空而上舉家大恠夜半方伯還具白其事所遺之傘與人間無二方伯默然自此遂不言矣登舟後如暗如啞平居嚴肅左右非呼喚不敢入侍凡三日視之屍已僵人或謂帝召有驗云方伯雅好房中術所置衣篝之艾以脩鼎器皆粉黛珠色歿後各挾重寶散去導其術者彭廣文也計大謨為遊賓目擊如此

天妃娘：

遂州項中丞應祥萬曆二十年間以戶科給事中啣

命舟封琉球事竣而還中途過颶風卒至駭浪滔天
樓船觸碎于海岸官吏沉溺珍寶散亡惟中丞與匠
士何日晚兩人獨在乃附一破船板浮于水上順流
而東是夜常有一燈在前導引不離二十步外其板
隨燈漂去疾如風行俄而着岨暗中若有人引之登
岨依佛見此火光穿古廟中而滅兩人便入廟宿訊
之乃是福建海口天妃娘之香火始悟其靈應焉中
丞具奏其事于 闕下 皇加封號 鼎新廟宗閣南人
云若燈所不能救者天妃便降神海中指引而還有
人常見其雕軒綉幃掠水而至髣髴若飛行旅微聞
珮環釵釧之聲往來必有祥煙慶雲覆其車上

三官神

萬曆癸未新安布商某在上海縣販布日將晚欲往
周浦過一田莊船市貨將竣商呼寄載使下之三人
搖櫓唱歌忽見商開囊解裹皆燦然上金也輒起惡
謀行至黃浦中流將商縛于大鏡猫上沉之悉劫囊
中六百金而去其夜莊主細涼于底忽見有一大物
如車輪從空墮下其聲鏗然急命取火視之驗是船
上鏡猫。上有一人反接在大驚遂與解縛問其故
具述被盜三人劫金沉水幸遇水府三官神送鬼神
百餘輩撈起並奇形怪狀不敢仰視身亦不知何得
至此莊主心知盜者三人即其奴也親慰勞之與以

飽食湯沐藏之密室中有頃奴還矣莊主便問鑊猫
安在奴輩相顧駭愕具伏其事遂縛三人于鉄猫沉
之水謂曰我亦効汝所為不須問于官也追舟中六
百金宛然在焉歸詣商之遂捐金建三官庙于縣東
門外勒碑以頌其事布商莊主姓名具載碑中

廣利王

廣利王廟香火盛于嶺南積貯民間施捨金錢許人
告借有賈人子持券借金筮卜于神前凡三次皆大
吉三次計借過數百金終出洋便遇海寇劫取最後
群寇縛之于樹拷訊其故此人具言借自廣利王廟
且三操券头寇惻然憫之適有近劫商船桐油數百

簞給與此人連船載去，販作資本，後賣其油，每簞底有元宝一雙，立償子母。于神家遂大富。王徵君于半塘寺說。

張忠子

張忠子廟在川中最靈，相傳宋朝有某縣亡賴卒子二人，計偕入京，大雪中無所投宿，便入廟就供卓子權懇，至夜半群神畢會于此，廟唱云：與新科狀元共作制舉文，其題是鑄鼎象物賦。諸神口中各讀一句，此二人性本敏給，互出筆研題于書頭，不失一字。踰時，諸神賦成各一揖呵殿而去。及對大廷，二人懵然無知，交相詫異。既揭榜，之曰：狀元乃姓徐，按其廷試。

卷與書頭一字無異造物戲人若是亦王徵君言

朝嶽神

萬曆甲辰冬常熟縣東嶽廟重新粒塑嶽神工畢社
中擇吉日送神登殿先一夕有東鄉富人載祭儀入
城上嶽還輓船行二里許忽見田間隔岸遠近數十
里外鬼火千點青光熒々久之有兵仗甲騎呵殿而
來絡繹不絕初以為官僚訝非孔道後見列炬下皆
奇容異狀人乃知山林樹木之神或村坊土地並采
朝見東嶽及明而罷

財神

河南濟源間人有乞貸貨帛于神者隨所須浮出水

上太山東嶽亦如之。國初山西人金箔張以為伏
机所為歸即鑿池倣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此猶足奎
愚民耳目今吾鄉市廛貿易之夫每歲首立契向五
聖乞貸先買大紙錢徃獻于神仍持帑懸于家廟中
供養惟謹至歲終加其小者于外以為子錢赴上方
山焚之名曰納債不敢後期自欺乎欺神乎何其愚
一至此也

神兵

嘉靖甲寅乙卯年間倭難起蘇州郡丞任公環領衆
破敵激烈忠憤親立袍鼓之下不避矢石東吳四境
賴以莫安詔加右叅政銜備兵海上會罹家艱墨

練臨陣、初公每夜籲天禱請、纓垂然佑、及倭退之日、
我兵皆解甲飲馬、歡聲載途、其夕有守城軍士在昏
門城樓上宿、五更起、激驚見對岸石灰橋南白侍郎
廟前、神兵數十隊、亦皆倒戈弛冑、隱隱望西而去、人
馬如在霧中行、人但露見半身馬止及腹而已、不知
所助者、是何神兵也、非公蓋誠、不能感格、灵祇至此

唐勝祠

相傳嘉靖乙卯之變、倭集城下、捍禦無策、中外惶惧、
人情洶々、忽有一小卒名唐勝者、夜至營、將帳前獻
計曰、急煎人矢如沸、取以灌之、如其言而退、將奇其
策、亟召叙功、軍中並無其人、稽閱尺伍籍、中闕如也、

知是鬼神所使後遂立唐勝祠今在崑山小西門外
六十年矣廟貌如新

牽牛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有黃姑渡之口有祠曰黃姑廟
今隸嘉定積古相傳昔有牽牛織女二星降神其地
織女以金釵劃水之忽湧溢俗遂呼為百沸河即渡
西之水是也居民異之為立廟焉舊列牽牛織女二
星宛然雙楹後乃去牽牛而止祠織女觀其像一
女子黛鬟紅粉頰容動人每歲七月七日城市村坊
遠近諸女郎携燈映月而來競出奇果珍餌名花貴
香金錢綵鏹入廟賽神從神乞巧施捨繡鞋錦囊鞞

悅流蘇之屬、先拂神額、後挂帳前、繫之不絕、凡所籲
祈皆立應矣。

二十八宿

歷代天官志載二十八宿甚詳、相傳高皇帝一日
步月下、仰觀玄象、忽召侍臣開濟問曰、古云二十八
宿、信有之乎、濟對曰、豈惟有神、莫不有形、以陛下精
誠、可因祭享而致也、于是命太常擇日、設二十八位、
陳列名香、美果、異味、芳醪之屬、每坐用飛絮為禱、試
其來否、即命開濟主祭、畢、驗之、絮銜皆盡、隱禱
上有列獸形、惟委甯兩星不來、禱銜如故、上占濟
謂之曰、此^二星何為不至也、對曰、已在人間久矣。

上曰應象者誰濟曰陛下即委金匱臣乃甯水猿也
上曰爾亦應天象乎因欲死濟遂命昇殿前金銅仙
人與濟對飲之至數石仙人之腹已不能容而濟醉
死矣批野史所載則云周顛在匡山林寺宮殿侍從
儼然王者威儀中有二十八室顛謂使者曰二十八
宿者經天之宿也適為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一室
高鑄虛無人為其說又如此然釋典中此二十八宿
皆言形狀甚悉常用何物祭之其說更詳不獨支干
家以九州分野分配而已案神仙感遇傳載唐開元
中玄宗皇帝晝集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
我等二十七宿也一人寓在直天不下我等寄羅底

開三年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
形混迹游處耳又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
寧初范致遠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戍位為陛下命
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
下殺狗賞錢至二萬按此說則我聖祖應象之說

定非荒唐蘇州東天王堂有二十八宿像傳是唐朝夾紵所製

死後為神

余族兄封侍御公亨既逝所親夢其衣冠輿從迎入
城隍廟中前年蜀人鄭躬為蘓州司理死後傳為太
倉州城隍吳人因塑像府城隍廟中楚人江盈科死
為四川成都府城隍此蜀貴親詣余言大抵聰明正

直之人生有封爵死為明神宜不虛耳鉛山費太常
克年病甚夢至一所上有王者端冕而坐問之知為
馮祭酒夢禎語太常云爾當為蘇江廟神次日太常
病革恍見蘇江廟中旗纛鼓吹來迎家人亦聞羽衛
車騎之聲五日後廣信府城中有召乩仙不至問之
荅云鉛山費公為神初下東因赴東嶽陪讌故不及
至耳又問費公得無號唐衛者乎曰是矣然天机不
宜泄也時萬曆戊申正月二日東公以除夕捐館昔
人夢祭君謨為閻羅王帝召李賀賦白玉樓理有之
焉

杏樹神

萬曆中宰輔申公謝政林居優游詩酒第傍別業名
曰適園故唐武后龍興寺基也旁多空地有老杏數
十章皆千百年故物初公未有其地樹屬民間會新
安賈賢方持八金就民家計估其樹為材要以翌日
伐取其夜公之家臣張承恩夢一黃衣老人謂曰吾
明日有大厄賴而主相公之福蔭以保其天年當效
冥報于君不敢忘也張夢中使相許諾老人致謝叮
呼而去張來日早起行過其地忽見數人持斧鋸操
畚鍤而至將共伐樹張憶夢中之言遽前止之問何
為見伐采曰取以為材問出何直得之取曰八金張
即出八金交還曰近吾府中不忍其廢也竟弗果伐

落其實得烏脚子數石便獲價八金鎊銖不樂聞于
俞山人安期

金碧山神

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設壇于幕廡
夜召乩仙：至問姓名自署金碧山神問疾可救乎
曰夫人不豫欲為請命奈新天子法甚嚴峻無路可
相救笑問天子為誰曰即常熟人春官侍郎趙用賢
也今為第五殿閻羅王按察人聞善惡三月十五日
蒞任公尚不聞之采書畢而去中丞愕然心計侍郎
是同年兄弟向來請告還里安得有此事耶不之信
此萬曆丙申三月十六日事俄而夫人果卒越三月

中丞陟仙報有大臣病故一奪侍郎委以三月十五卒于家始知山神之言非妄矣遂譔祭文具述此事于中更致贈儀十金附于參政袁年賚萬壽表還吳下中丞復貽書公子將金薄治雞黍之奠誦祭章于壺前唾萬里之遙一日而神已知之預告于人聞豈不怪哉侍郎攀檻批鱗平生風節矯之死為地下主者故宜爾也金碧山神豈即王褒所祀金馬碧雞之神乎

張睢陽

無錫縣最重張睢陽神稱為大菩薩萬曆中苑山顧氏病困延常熟名醫陸誼往治之既診脈告其家人曰病已十分似不可為矣姑處劑一貼試與服看夜

未何如至夜留誼飲數巡送至宅西偏院方背燈就
寢忽有一人遍身着黃手執黃旗踉蹌于前而言曰
此人命盡吾屬增之一尺却被君減去二寸獨不
惧陰譴乎言畢凌空而去誼悸汗如雨終夜目不敢
交向晨啟問內應云謝醫師病勢已減去一二分矣
及召入診脉果覺脉理減可心甚怪之出坐于堂見
其家人奔走請禱巫祝在門誦問所禱者何神曰往
祭縣中大菩薩問大菩薩何名曰睢陽張相公也曰
然則我亦同行將往觀焉既至則廟貌煥然香火錄
盛牲牢簫鼓之祭陳設于庭薦見神巫前粧塑一太

保捧旗而卒死是隔夜灯前所見者誼大驚叩頭再拜趨出到門力辭主人不索謝而返親為余弟提說之

青龍白虎神

蘇城清嘉坊預大參近年間為其子成婚嘉禮既畢儂相樂人皆散忽見有二長神並衣朱衣冠帶而見形于堂其家大驚拜之曰吾屬乃青龍白虎吉神也頃後申府來護汝喜誌言訖瞥然而沒明日遂設牢酒召巫祝祭享之鄰人竊話其事

水母娘

嘉興縣諸生張元弼本是蘇州嘉定人寄居嘉興所

居在務前，極不修禮度，為朝令君申黜。元弼遂習于
刀筆之流，求索枉陷，自此益無厭矣。一日病死，宿昔
乃蘇。元弼即集家中尊卑，具說初有人追攝，乘空而
行，至一曹院，望陰君衣冠，批案侍衛甚感，呼獄卒二
人袒衣而捶，從尾闕穴道抽其筋，自見其筋長數丈，
色甚白，在獄卒手掌中，已竟偏身骨節間筋絡悉被
抽去，痛入心髓。逾時而身漸柔軟，其形縮小，不復能
起矣。泣云：元弼生時差無餘罪，控刑重罰，非所克堪。
陰君命吏取案前罪簿一卷，擲地上與閱。元弼從頭
展閱，見已罪狀有一十六款，其第一款，甚有條貫。生
平隱隱無不悉陳。閱至末款，叩頭具服。泣云：罪狀無

進死晚矣、但念窮儒男女無託、乞蒙恩放、陰君遂發
文書、令前攝人送付別曹、元弼強隨之出、既出院門、
不勝其憊、且行且止、百計祈于攝人、攝人不聽、前經
一署、問何官所居、攝人云、是張母娘、公辭、汝不洎
入、元弼聞言、突入其內、攝人跡之不及、因與俱入、見
官人粧飾有若女子之狀、兩旁侍從數十、元弼哀懇
叩頭千數、娘云、語云、汝罪在所不赦矣、我為汝勘文
案、不知有出路否、即召主典取籍披檢、及覆詳看、謂
云、汝枉害人無算、只萬曆某年月日、為某人罵某事、
訴詞、獲與伸雪、遣戍二名、大辟一名、此可准作一善、
不合便死、試為汝乞靈主者、然免之與否、未可知也、

遂命主典持籍白陰君。陰君許之曰：「更賜伊壽三年。」仍令攝人送出。於是而活。其友包衡叙焉。

赤沙塘岸神

萬曆中嘉定縣赤沙塘岸前村賣花少年背負花籠行所傍微聞菰葦中窸窣入視。見一麗質女郎嘔蠟掩泣。詰之。是富人小姬。為大婦妒虐。竄身于此。少年曰：「我未娶。能相逐于飛采。女郎依但不言。色已授矣。少年發柱。直前抱狎。備極醜陋。女郎歎曰：「兒不食者三日。從此憊矣。」少者窺其胷下。有金數十餅。遽乘羸頓裝之。隨身衣飾咸剝。將去。沉屍于河。夜歸。語婦。方篝燈設食。忽覩雲端朱衣神數百。駕車乘馬降于

其底火光中鎖一罪囚至覘之其亡父也叱令畫供
不從立杖四十乃下筆神遂判限明日午時凌風而
逝明日白晝震雷擊死少年于塘呼女郎屍在焉事
聞于官追金葵女鬻其婦縣吏霍麟與祁大武說

東嶽判官

常熟福山寺東嶽行宮廟森邃書生胡子文因醉入
廟頓見兩旁善惡判官笑而侮之因掣其掌惡判筆
戲玩移時懷之而歸既登舟行至中途有一皂衣人
急喚之去子文平居常持金剛般若至是忘其魂夢
沿途誦經不輟遂巡至廟門矣既入廟俯伏階下遙
見堂上兩判官東西對坐西向坐者奮髯大怒呵責

其掣筆之故聲色俱屬于文叩頭懺悔額皆墮起然
誦經如故誦至第三分兩判官一齊立起又誦兩章
兩判官舉手加額于是東向坐者稍為勸解子文又
叩頭請西向坐者怒少霽沉吟曰不可不小示懲警
叱令肉袒舉筆點其背曰去子文遂慄汗而寤見身
在舟中死半日矣趣歸其夜疽發于背十旬乃瘥